

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国 风 西 行

程庸著



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国 风 西 行

李亚平

程
庸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风西行: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程庸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399-8

I. 国... II. 程... III. 艺术-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14~16世纪 IV. J1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226 号

封面题签 季羨林
责任编辑 杨柏玮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国风西行

——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程庸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8399-8/K·1528

定价 58.00 元

序言

程庸先生的新著《国风西行》，讲的是几百年之前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欧洲的过程，从学术上详细考证，中国陶瓷等艺术品进入欧洲的时间，影响欧洲的瓷业生产以及欧洲人的审美生活，还有欧洲许多宫廷热衷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过程。在当前我国传统文化重现价值之时、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之刻，本书除了学术价值，还有相当的社会价值，给人的启示，似乎已经超越了艺术品本身。了解中国艺术传播欧洲的史实，能够更好地激励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操。

近100年，中国学术界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更多的是关心西学东渐，其实，在之前更长时间里的东学西渐，特别是唐朝至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艺术影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对世界物质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学术界研究得较少，至少两者比例很不平衡。

中国艺术影响欧洲，作为东学西渐的重要部分，应当大书特书。这个领域提供给我们很多直观的史实，就像《国风西行》书里所展现的。

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欧洲这个课题，不少人在关心，但多数是散见在书刊上的零星文章，而程庸先生把它当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自信、自强的大事来做，多次前往欧洲考察，投入大量精力，采集素材，深入研究。他没有局限在陶瓷等学术领域，而是扩大到影响欧洲人审美生活等范围，似乎是一个突破。他在书中描述了欧洲近10个宫廷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场面，图文并茂，资料丰厚详实，读来令人激情澎湃。

这个课题最能激起民族自豪感，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曾经关注过，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深似海洋的领域，而没有条件做成。程庸先生却做了研究的尝试，他这样说：“要做好这个课题，单靠一个人的努力不行，本书权当资料汇编，抛砖引玉，期盼学术界、文化界对此发生兴趣。”

程庸先生作为一个文物、文学的专业记者，又是一个作家，出版过好几种文学作品与瓷器鉴赏书籍，既有记者的敏捷，又有专业素养与眼力。近10年来，为了做这个课题，他自费去欧洲10余次，跑了30座城市、50座博物馆、300个古玩商店，行程达几十万公里，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按理说，有些内容可以“剪刀加浆糊”来完成，但他认为只有自己收集来的资料才最为可信。这种不畏艰辛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观，令人敬佩。

作者在后记中说：“作为一本带有一点学术特征的书，我只能说，书的‘完成’仅仅是一个逗号，不过是在这个艰深、博大的类似海洋的学术世界边湿了一次鞋而已。在研究之初，我确实不知其之深、之广，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写成这本书，实在不敢说有所得。当然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力图严谨，特别是书中的所叙所论尽力做到言有所据，论有所证，说中国艺术影响欧洲，尽量避开中国专家的论述，而绝大部分采用了外国专家所论，这是必须遵守的学术规则。”

当代不少青年人崇洋迷外，眼睛里看到的只有西方的文化与艺术、生活中使用的只有西方的奢侈品，殊不知，几百年之前，欧洲（甚至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都

在使用、收藏中国的奢侈品，以拥有中国艺术品为荣。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家具、茶叶等被欧洲人奉为上品，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国艺术品味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更应该了解这些，以纠正原本偏颇的观念——认为只有欧洲文化、艺术才是最先进的。正如作者所说：“考察中国艺术影响欧洲几百年，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保持记忆，知晓中国曾经拥有辉煌的独立的文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有了这个记忆，才不会因过度‘崇洋迷外’而迷失了自己，才不会因为暂时的落后而过度自卑，更严重地说，不要轻视、漠视自己的文明。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首先是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这样，进而真正懂得如何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才会把本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反之，将是没有出路的。”

王莉英

故宫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目 录

引子	006
第一章 “中国风情”弥漫欧洲	013
(1) 洋官员“伸手”，美小姐“缩手”	013
(2) 茜茜公主与奥地利女皇青睐东方	016
(3) 路易十四为情妇造中国宫	021
(4) 奥古斯都二世的两大癖好：瓷器与战争	029
(5) 英国乔治四世身边的宝塔	034
(6) 瑞典露依萨皇后的中国式生活	040
(7) 西班牙王宫起居室的中国顶	046
(8) 葡萄牙王宫的青花情调	050
(9) 荷兰，中国风情传播欧洲的中转站	055
(10) 意大利、芬兰等国的中国风情	058
第二章 名人、贵族的“中国情结”	062
(1) 雨果为爱妻特制中国诗屋	062
(2) 歌德的“北京厅”	064
(3) 惠司勒与其他文化名人的中国情结	066
(4) 贵族之家，舒德雷公馆	074
(5) 贵族家庭的中国风摆设	077
(6) 奥黛特身边的中国小摆设	082
第三章 欧洲仿造中国瓷器	085
(1) 意大利马约里卡陶器	087

(2) 法国“瓷器间谍”	091
(3) 荷兰，仿中国瓷的高手	096
(4) 德国人波特格尔颠覆中国陶瓷帝国的地位	100
(5) 英国的机械化生产，瓷器变了形	105
(6) 欧洲造瓷运动	110

第四章 瓷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 116

(1) 餐桌礼仪发生变革	116
(2) 瓷器取代了银器	119
(3) 中西瓷器欣赏心理的差异性	130
(4) 欧洲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与变形	133
(5) 中国瓷器西传前，欧洲锡釉陶生产及使用概况	136

第五章 中国其他奢侈品出口概况 143

(1) 喝茶，富有阶层的风尚	144
(2) 丝绸，曼妙身体的诱惑	149
(3) 齐彭代尔式的中国家具	155
(4) 富贵高雅的漆器	171
(5) 本书结语	178

后记 “一个人的征途” 182

附录 作者所到达的欧洲城市、王宫、博物馆及古玩市场 185

注释 187

图片来源 198

鸣谢 203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十分迷恋中国文化，曾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国青铜器。担任总统期间，他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又一次来访时，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带着深厚的情感重访中华文明的圣地西安。”希拉克所以有这种赞誉，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法国诗人、外交家圣琼·佩斯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到过远东（主要指中国），就不能说是受过完整的人类文明的熏陶。”在圣琼·佩斯眼里，东方与西方构成世界两极，注重一方而偏废另一方自是偏颇欠缺。正是基于此识，古今学者，总是关注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往、交流。

东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相隔遥远，交通不便，但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发生了中西文化交流，有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记载，这既有地下出土为证，又有历史学家的著作描述。古代中国的丝绸通过西域进入西方，西域渐渐形成了一条“丝绸之路”，这可以称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事件。到了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等交通线的成熟，给中西文化来往提供便利，中国丝绸织品、唐三彩、长沙窑陶瓷等许多艺术品传入西方，西方也有不少工艺品传入中国。到了15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梦幻想象，其热情之火，大约是被马可·波罗所点燃。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这个名词源自khitai一词，为“契丹”（khitan）的后裔分支，由于他的书，Cathay在整个中世纪欧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1]那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马可·波罗的游记，他描写了中国的文明发达，使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欧洲大吃一惊。^[2]

在马可·波罗之前，已有西方旅游者描述过中国，汉唐时期，特别是唐朝，来自西

域、西亚一带的人不少，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苏来曼就写文章描述唐朝的事情。他认为，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观感很好，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他还把中国与印度比较，“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市，而在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在印度，很多地区是荒无人烟的，而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人口密集。”^[3]

还有一个有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 - 1377），他的旅行比马可·波罗稍晚，他在《伊本·白图泰游记》里面竭力称赞，中国的工艺、中国的富足是世界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并强调“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许多人在作品中已不惮其烦地谈到。”^[4]

苏来曼与伊本·白图泰的笔法还较冷静，在中国元朝服务了二十年的马可·波罗则不然，用大量优美的文字、诱惑煽情的笔法，撩拨西方人跳跃的神经，描述了中国极度的富裕强大，盛产陶瓷、丝绸、黄金、白银、珠宝、香料等，欧洲人读后，蠢蠢欲动，深深渴望了解中国。之后还有约翰·曼德维尔的《约翰·曼德维尔游记》、胡安·冈萨雷斯·门多札的《中国游记》等许多书的出版，推波助澜诱发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这为中国奢侈艺术品蜂拥而入欧罗巴打下了伏笔，之后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以中国的文化艺术大量输入欧洲为主，16世纪直达巅峰，一直延伸到19世纪，整个欧洲大地弥漫着中国风情。这股风情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渐渐弱化，成为遥远的记忆，两百年之后，随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复苏，西方人似乎又在重续消失已久的中国风情。法国人希拉克迷恋中国艺术，可以看作是四百年前欧洲中国情结的延续。

当时中国风情弥漫，除了其他诸多文化现象外，广受西方人欢迎的中国艺术品，主要有瓷器、丝绸、漆器、家具等，这些艺术品与茶叶、香料等物品被西方人称之为“奢侈品”，大量出口到欧洲，引起全欧洲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各国王公贵族阶层不惜重金购买，或使用、或收藏，成为时尚而风靡。德国思想家格罗姆评价道，那时每家每户都喜欢陈列中国艺术品，并以中国趣味为审美标准。^[5]他还说，中华帝国之所以吸引我们，和传教士们发来的报道有关，其后哲学家等各类文化人也加入进来，于是，中国成了富裕、智慧、美德和崇尚信仰的国家：帝国建立时间最长、道德在世界上最完美，其他政

治、艺术、产业等，也堪称全世界的榜样。（伏尔泰语）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知名学者克莱格·克勒纳斯（Craig Clunas），对中国艺术品风靡欧洲的现象做过深入研究，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有着如此一体化的国际经贸体系，是从西方人一到东方猎奇、东方人向欧洲输出瓷器、纺织品、药材、茶叶、香料这些奢侈品开始的。”^[6]依照这位学者的发现，当今最为重要的世界贸易共同体的形成，其构成源头就是早期的中西贸易，而中西贸易的主角是中国。

美国著名学者大卫（David E. Mungello）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1500 - 1800年，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欧洲还处在发展中，美国则是一片荒原”；“中国明朝时，无论从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农业、贸易、财富、智慧、科技、军事，还是从饮食、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7]英国陶瓷学者罗丝·克尔（Rose Kerr）也赞誉中国：“十八世纪，中国在印刷、制瓷与运输等方面，领先于世界，那时，西方民族降服于中国傲慢的裙裾之下。”^[8]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更以赞美诗式的语言评价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9]

欧洲学者不仅称赞中国的文化艺术，还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欣赏有加。在这方面，作为欧洲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德国人克里斯蒂·伍尔夫先声夺人，他借用莱布尼茨的中国“实用哲学”理念，认为中国儒学建构了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10]而当时学者中最偏爱中国文化的，是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他曾说：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又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之时，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相反，他看中国没有绝对的专制，虽有君主，却是建立在“父权”上的专制。“这个伟大帝国的法律与和平，树立在最神圣与最自然的权利上，其人臣侍君如子弟侍父兄。”^{[11][12]}在伏尔泰眼里，东西方都处在专制社会，而中国政治是当时最进步的，

六部的组织也最为合理，那些尚书和御史都是孔子的崇拜者。^[13]虽然，伏尔泰这个热情表达与中国历史实际并不尽然相符（如中国封建制度也很残忍），然而还是显示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浪漫想象与尊敬。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在“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华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里，高度赞扬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当时还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认识宇宙，远在2000年以上，其敬重仪式可做西人表率。”^[14]而孟德斯鸠则对中国封建制度持批评态度，但他一方面在其著作《法意》中批评中国，另一方面则对中国文化甚感兴趣。法国另一个学者、经济学家、被门生称作“欧洲的孔子”的魁奈，则将专制政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专制，他说，“中国虽然专制，但是其政治机构却建立在自然法上。”魁奈认为，中国历史发展4000年之久，这才是昌盛的唯一理由。他举中国上古时期的帝王舜为例，认为舜亲耕历山，所重者就是农业。他又列举清朝皇帝雍正，欣赏他每年亲自耕种。魁奈因此感叹，世界第一等强国的帝王，执犁播种，只是一个农夫！魁奈甚至建议路易十五仿效，亲自尊崇农事，带头耕种。^{[15] [16]}

有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实行“开明君主制”，中国哲学家孔子比西方早期的哲学家还要伟大。还有的认为，孔子作为大教育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哲学家们恭敬地置放孔子圣名于亚理士多德之上。^[17]

当时，西方也有人以为不然，不相信中国文明这么伟大，有人攻击中国文明是西方夸张的想象。伏尔泰站出来，极力为中国辩护，他说：我们诽谤中国，唯一的原因，便是中国哲学和我们不同，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18]

西方学者名人的评论，无论褒贬，客观上都诱发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形成如此局面，当然与欧洲对中国还很陌生，容易产生新奇感不无关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在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沿。如风靡全世界的丝绸、瓷器等，都是科技发达的标志，填补了人类那个时期首要生活物质的空缺。特别是瓷器，最紧贴日常生活，更是快速地传播到全世界，中国因而被被誉为瓷器之乡，瓷器生产也成了那个时期最代表中

国文化的现象之一。

近些年许多出土资料表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青瓷，原来学术界普遍认定瓷器是在中国晋朝时期发明的，这个结论已经被动摇，瓷器的发明时间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汉唐时期，中国瓷器已经出口海外。宋元明清的瓷器不仅把瓷器的各个品种发展推向顶峰，还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瓷业生产。在世界近代史之前，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器物，输出、传播与影响世界千年之久的，恐怕不多。

中国生产瓷器的时间如此之长，一方面是生活实际所需，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至今，喜爱玩赏器物，崇尚陶冶性情，这也刺激了中国工艺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精美之器本身具备品格，能怡养性情，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被当作共识。宋朝学者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里写到：“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为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19] 这段著名的描述，称颂了中国古人有崇尚前朝文化的习性，称颂了人与艺术品的关系，以及艺术品能怡养性情并最终使人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性。

此外，中国文化传播西方，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只不过这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怎么平衡，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因为文化交流常常出现先后之差，16—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首先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西方传人为辅；19世纪之后的一百多年，反过来，而以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主。

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文明曾经辉煌在世界的舞台，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等文明之光同时闪耀，而且从上古一路辉煌到近代，特别是从汉唐始至18、19世纪，中国文明跨越国界传播出去，遍及四周，开始是东亚地区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真正显示了一个世界级文明的魅力。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绵延、跨越的时间最长，^[20] 没有出现埃及、古巴比伦等那样的断层，这一点为全

世界所公认。^[21]

到了近代，不少西方国家兴盛起来，而中国因闭关自守等原因导致了退步，加上百般承受所谓文明国家的烧杀抢掠，以致雪上加霜，中国文明迅速衰弱。当然，如果要反思的话，我们应该多反省自身衰弱的原因，然后寻找重新崛起的动力。但当今不少人只叹息中华文明的弱势，唯欧美文明的发展是瞻。注重、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当然是好，但忽视或无视自己曾经辉煌的文明，失却或故意抹杀这种记忆，如此妄自菲薄，实属浅薄无知。无视历史也将丧失未来。长时间来，学术界也有一点不那么自信，大部分学者津津乐道、反反复复地介绍西方文化，造成许多领域许多选题重叠，研究者人满为患，同类书大量积压，西学东渐的话题大占上风，使得过去东学西渐（特别是中国艺术影响欧洲）的伟大历程渐被遗忘。本书就是想俯拾这些逝去的记忆，重提中国文明曾经辉煌的过去，并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尊，而是想从辉煌的昔日寻找一种力量，克服眼下的妄自菲薄、崇洋迷外，驱除卑躬屈膝，建立正常文化交流的判断，同时呼唤一种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最重要的原动力：记忆与自信。

这里再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一个大致区分，四百年以来，先是中国文化（艺术、哲学、文学等）传入西方，名曰东学西渐；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传入中国，名曰西学东渐。这表明人类历史本能的文化交流具有某种对称性、相互性与自发性。

本书只注重挖掘几百年前，中国艺术品（特指当时最受西方人欢迎的几种工艺品）传播欧洲的事实（对同时期西方文明也影响我们的史实不作展开），来侧面表现曾经崛起的中华文明，是如何的强盛辉煌。这些艺术品当时被西方人认定是奢侈品，那时，欧洲许多国家的宫廷、贵族阶层，以拥有、使用中国瓷器、丝绸、漆器、茶叶等奢侈品为时尚，这是第一、二章所描绘的内容。第三、四章则具体描述中国瓷器传播西方后欧洲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模仿、研制瓷器的运动，以及欧洲社会一部分文化习俗发生了变革。第五章概述了中国其他工艺品出口的状况。中国艺术品出口欧洲，不仅仅反映了贸易上的辉煌，更主要的是折射出当时的中国具有世界一流文明的强国姿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初的奢侈品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略有不同，欧洲人指称中国奢侈品多数是艺术品，而今天对奢侈品的时尚理解主要指的是日用品，不说两者孰高孰低，至少前者更注重气质、性情、修养与文化，而后者则较多地以显示财富为目的。本书在论述这些中国奢侈品的同时，更侧重关注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以及中西文化艺术上的差异、欧洲为什么如此需要中国的文化艺术等等。

“中国风情”弥漫欧洲

(1) 洋官员“伸手”，美小姐“缩手”

“中国手工奢侈品，一直对欧洲人有诱惑力，直到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东方，才发现中国陶瓷器、金属器、纺织品和漆器会在欧洲遇到不同需求，接着迅速推动了这个贸易，于是这个世界艺术品出口就成了中国最重要、乃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话题了。”^[22] 这是一段外国专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奢侈品的出口行为是被动的，事实上，不管葡萄牙人发现与否，中国这些奢侈品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高度文明的产物，而先进文化、稀罕物品，本身具有自动外出与传播的能力。因为，在葡萄牙人没有到达中国之前，汉唐时期一直到明朝，已有大量中国陶瓷等艺术品传播西方。

“400多年前，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奢侈品，不仅实用，更是为了欣赏、装饰、珍藏，一句话，为了愉悦心灵，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奢侈品持续的迷恋，已经演化成一种时尚。”^[23] 而西方这种时尚的始作俑者，也许与发生在中国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的一次“伸手”事件有关。当时明朝政府举办国宴招待异国宾客，宴会上琳琅满目的中国菜肴，与之相配的中国青花瓷器，都得到了老外的青睐，宴会散后，许多青花瓷器不翼而飞。调查后才知多数外国使臣从未见过这冰清玉洁的青花瓷，也很少享受如此高雅清洁的用餐，于是顺手牵羊携带回国了。

“伸手”事件是一个象征，即西方人渴望了解探求中国文化。虽然这种渴望在当今欧洲已经淡化许多，但收藏中国艺术品仍是富裕阶层、文化艺术人的一种身份标识，不断拉着拍卖行的价格参数。这种价格上升同样令当今的人们瞠目结舌，以致五百年前的“伸手”事件演变成当今的“缩手”事件。美丽的英国小姐朱迪丝，在一次欧洲拍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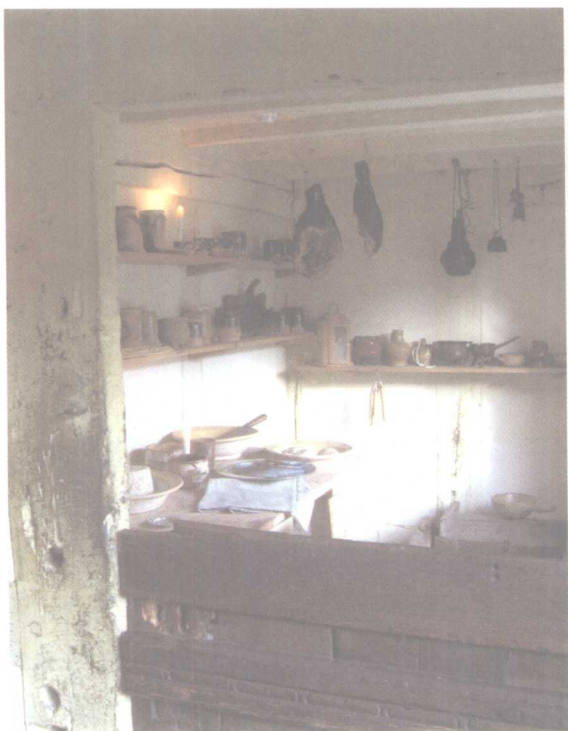


图1 莎士比亚的朴素厨房，餐具粗糙，与其华丽、考究的词藻形成鲜明对比。当年莎氏之家尚属殷实
图2 作者在莎翁故居前留影

会的预展上，见到一只中国明朝初年的青花瓷碗，因其清雅高贵，忍不住伸出玉手拿起触摸，这时旁边有人告诉她，这只碗价值40万英镑，朱迪丝小姐听了连忙轻轻放下，缩回手，不敢再碰^[24]。此青花碗如此高价，是因为明朝初年是中国青花瓷生产的重要时期。朱迪丝小姐把这个场景记在她关于艺术鉴赏的著作中，可见此事留给她的印象之深。朱迪丝小姐的缩手事件发生在20世纪，这表明当今的欧洲人仍与几百年前一样，充满了对中国瓷器的敬畏与珍爱，与几百年前相比，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中国元青花已被拍卖到2.3亿人民币的天价（2006年7月伦敦拍卖会），创世界瓷器拍卖的最高价，而且如此极端价格正是欧洲收藏家抬出来的。

16世纪之前，多数欧洲人没有见识过中国瓷器。那时，除了少量贵族家庭使用高档银器等器物外，欧洲多数家庭普遍使用意大利等国生产的低温釉陶。“十七世纪初中国陶瓷的进口，还只是星星之火，然而不久，很快点燃了欧洲人对于中国青花瓷的渴求，而那个时候欧洲人只能靠锡釉陶器来满足生活所需。”^[25]